



银杏见证

高兴亮

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银杏见证

高兴亮

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银杏见证/高兴亮著. —贵阳:贵州民族出版社,

2009.4

ISBN 978-7-5412-1578-0

I . 银… II . 高… III . 自传体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 .
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606 号

银杏见证

高兴亮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责任编辑 邹鲲如

封面设计 夏一楠

印 刷 清镇市盈江印刷厂

规 格 787×1092 mm 1/16

字 数 560 千字

印 张 30.75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3500 册

书 号 978-7-5412-1578-0/I·396 定 价 45.00 元

序

杨明晋

从兴亮同志手中接过这本小说时，我感到的是一名老同志对事业的忠诚和执着。当我看完这本小说后，我看到的是四十余年的厚重历史，一名共产党员一步步走过的深深足迹，毕生奋斗不息的峥嵘岁月。

有幸与兴亮同志共事两年，初识兴亮，便感到他的豁达爽朗、率直朴实，还有他酒量惊人，声如洪钟，时常开怀大笑，颇有古人之风。相处久了，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心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，对同志的坦诚相待，对人民的血肉深情，实在是一名好同志、一位好兄长。人生就是一部小说，岁月就是一段传奇。人们常说：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只有像兴亮同志这样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经历，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。

这部自传体的小说，兴亮同志与其说用笔来写，不如说用心来叙说，他将丰富的人生经历、深厚的人生阅历向你娓娓道来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刻意的雕琢，甚至没有波澜壮阔的大起大落，有的只是静静的讲述，有的只是自然随性的真实。艺术本就来自生活，本就源于真实。从一名民办教师到副县长、副市长、市委副书记，再到退休，兴亮同志经历了太多太多，也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，当千帆过尽，两鬓斑白，四十多年的人和事，仍然在兴亮同志心中浮现，也通过这部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小说中的人物，有他的上级、他的同事、他的下属、他的亲人，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在他笔下，教育局局长、农业局局长、政法委书记、办公室主任、乡镇干部、乡村教师等等一个个人物，都是如此生动、鲜活。每一个人都在扮演小说中的角色，也在演绎着他自己的人生。他们的人生都在不断交织，组成一幅

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。用心去发掘、去审视,就能品味生活、书写篇章。而兴亮,无疑就是这样的有心人。

通过这部小说,我不仅感受到兴亮同志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经历,更感受到兴亮同志对事业的忠诚,对清镇的热爱,感受到清镇四十多年的变化和发展。也许机缘巧合,也许时势使然,兴亮同志从教师调入机关工作的第二年,清镇就和全国一道,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。兴亮在用笔记录他的人生经历的同时,也记录了清镇三十年的沧桑巨变。兴亮同志在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,从一名教师到机关干部,再到市领导,踏遍了清镇的山山水水、村村寨寨,披肝沥胆,风雨兼程,亲身经历了清镇市各族人民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,亲眼目睹了清镇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、用他四十多年记载着这些变迁、这些变化。通过这部小说,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清镇农业农村、教育、计划生育、扶贫开发、民族宗教、政法维稳、民主政治等事业的发展,看到撤县设市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、“两基”达标等对清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,看到了在这些工作中、在清镇发展历史上呕心沥血、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一代清镇人。正是有了像兴亮这样对清镇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无限热爱、对事业无比忠诚的一代又一代开拓者、耕耘者,才有了清镇的今天,才有了清镇充满希望的明天。他们的精神,正在清镇薪火相传、代代延续,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进取、奋勇前进。

接过兴亮这本小说,我感到的不仅是他的一腔热情,更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清镇建设发展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,我们惟有倍加珍惜老同志们毕生心血换来的成果,倍加努力地工作,倍加奋发有为,把清镇建设得更加美好,创造无愧于历史、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业绩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在组织部	1
第二章 到办公室	71
第三章 政府八年	157
第四章 回到市委	391
第五章 任调研员	464

第一章 在组织部

2005年4月30日下午,周金亮从青州市市委蔡书记手中接过退休纪念品,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向鼓掌的各位常委点头、微笑后,习惯地和着同志们的鼓掌声坐在第四张椅子上。这时,蔡书记走过来拉着他的手说:“老周,今天是我们给你退休开座谈会的日子,你一定坐到我这里来!”周金亮说:“书记,我就坐在这里吧!”“不,你一定要坐到这里!”书记的话十分肯定,常委们再一次鼓起掌来。周金亮走过去,坐在书记左边,周金亮的右边坐着马市长。大家有说有笑。有的肯定了周金亮的工作成绩,有的对他提出了退休后的希望,座谈会结束,他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,浮想联翩,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。

1

1977年11月11日下午,在镇兰中学当教师的周金亮上完下午第一节课走进办公室,杨支书走过来对他说:“小周,刚才接县委组织部通知,抽你参加县委整党整风工作队,明天务必到组织部报到。你把上物理课的进度给冯主任讲一讲,他好安排人接你的课,班里的情况也向老主任作个汇报,安排哪个老师接着带你的班,他好做到心中有数。”“组织部还有什么要求吗?”周金亮边放教本边问。“组织部要求你带上行李!”杨支书说。

周金亮深情地望了望老主任说:“冯主任,您这时有空吗?我向您汇报一下班上的情况吧!”“等老师们上课去了,你再说吧!”冯主任声音很低很低。

上课铃响,老师们纷纷走进教室,周金亮坐到冯主任身旁,一五一十汇报了班上的学生情况,还有自己上两个班的物理课进度。

第二天,他坐上从镇兰开往青州的班车到了县城。下车以后,他背着背包,来到县委大楼过道里。“你找谁?”一个瘦高个子问。“我来组织部报到。”“啊,

找组织部，我带你去！我带你去！”瘦高个子朝前，周金亮跟后，上了二楼朝左转弯，高个子喊：“田部长、田部长，有人来报到。”田部长听到喊声，推开门一看说：“小周，快进屋，快进屋放下行李。”又对那人说：“这是抽到我们组织部参加整党整风工作队的周金亮同志。老兰，你是办公室多年的行政科老科长，请你负责安排好周金亮的宿舍哟！”老兰笑眯眯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田部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！”

周金亮刚放下背包，田部长就说：“小周，你坐吧！”他指了指坐在电话机旁的一位女同志说：“这是黄干事，组织部的老同志了，今后你要向她们好好学习！”又说：“这次抽你来主要是参加县委整党整风工作队，明天，县委召开动员会，你参加动员会以后就和县委副书记钟志峰同志在站北区蹲点，同去的还有3个同志，你们工作组5人，钟书记带队。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简报送组织部。到了区里，工作怎么开展，钟书记会给你们具体安排。背包暂放在组织部办公室。下午无事，你就逛逛大街，明天开完会，就带上背包到站北区去，今晚到大饭店旅社住宿，在县委食堂吃饭。”

周金亮说：“部长，我怕做不好工作！”田部长说：“金亮，我们了解你，你会做好工作的。当然啰，你原来是搞教学的，要适应新的工作有一个过程，只要肯学习、肯钻、肯干，相信你很快就会适应。这样吧！黄干事，你把我们最近出的几期简报给小周看看，让他了解一些情况，我到我办公室有事。”说着走出小门，慢慢拉门关上。

田部长一走，黄干事给周金亮递来一杯茶说：“金亮，你认识田部长吗？”“认得，我认识田部长，但他不一定晓得我。”“哈哈。”黄干事笑出了声，“当组织部副部长他还不晓得你，你曾经在县委小礼堂发过言，讲过话，他曾经带你们参加过邵安地区的讲用会，他会不晓得你？他不仅晓得你，心里还装着许许多多干部呢！”边说边从墙上拿下3期简报递给周金亮。“你看吧！这是最近我们的工作动态。”

周金亮看完简报说：“黄干事，这3期简报我看完了，没事我到街上逛一逛，好几个月没来县城了，看看城里有怎样变化。好，你去吧！明天上午8点要准时参加会议哟！”

周金亮走下楼，走到县委传达室窗口前喊了一声：“兰科长，谢谢您给我引路。”兰科长抬头，两眼望着周金亮说：“不客气，都是这座大楼的人，今后我们还要朝夕相处呢！”

他转身走出大门，转右顺小路边走边数着棵棵梓木树，到了转弯路口，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映入眼帘，银杏树根深深地扎根在沃土，银杏树干高大挺拔，十多棵茁壮的银杏树桠从树干的不同部位伸到各方，支撑着大大小小的树枝。初冬，银杏树叶早已落光，银杏树依然雄伟地站立在眼前。一直守望在这里，观世间百态，尝人间冷暖。周金亮边看边自言自语：“这棵银杏树，要两个大人牵手才能合抱树干，不知何年何月何人而栽，作为世界三大植物活化石之一的它，在这里屹立，在这里见证。银杏树啊银杏树，我将要在这个大院生活、学习和工作，我的一切，请你放心！请你见证！”

他边说边走到县委食堂门口，穿小路走在区医院和教育局门前的公路上，走到三角花园，左转经过新华书店从粮食局门口回到丁字口、县人民医院，走小路到新场坝，抬头一看，食品公司门口排着长长的买肉队伍。他无事，站在队伍的不远处数“1、2、3、4、5……”足足有25人排队。他想：几个月没来县城，路还是原来的路，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，食品供应还是像原来那样紧张。

1977年11月14日，周金亮和3个工作队成员一起到了站北区报到，区里安排他们住区供销社楼上，在供销社食堂搭伙。

4人刚住下，区委陆书记陪着县委钟志峰副书记走上楼，亲切地看望了大家，钟书记将4人一一介绍给区委书记。区委书记一一和大家握手，当介绍到周金亮时，钟书记说：“这个人你一定有印象吧！他在龙山民校教书，在县委小礼堂作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发言，后来进师院学习，分回镇兰中学任教，这次也和他们3人一起抽来参加这个工作组。”“晓得！晓得！我们认识他，他在县里还小有名气呢！”陆书记边和周金亮握手边说。

不一会儿，区委陆书记和钟书记离开4人宿舍。周金亮拿出笔记本和昨天会议上发的文件，摘抄了文件的主要精神。县委要求第一批整党整风的单位，要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争取在春节前搞完。

他把这次整党整风分四步进行的内容也全部搞完。天气有些冷，抄完后，他放下笔，把双手捧在嘴边一边哈气，一边在宿舍里来回走动。

钟书记召开了站北区委第一次整党整风会议，参加的人除区委陆书记外，还有副书记、区长、副区长及区属机关各单位负责人。30多人挤在区委二楼会议室，除几个女同志和5个男同志不抽烟外，人人都会吸烟，一会儿，烟雾笼罩了整个会议室。

钟书记从嘴里掏出未抽完的小半截烟，放在桌前的烟灰缸里，用拇指揉熄

后，微笑着看了一眼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开会了！”会场立即静下来。他接着说：“这次，我们接受县委安排的整党整风的工作任务，五人工作组由我带队到你们站北区，和同志们一起学习和领会中央、省和邵安地委、青州县委的文件精神，用三个月时间，也就是说在春节以前搞好区委、区公所的整党整风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作组的四个同志。”4人按照钟书记介绍的顺序，站起来向参会人员敬了礼。

钟书记特别强调，这次整党整风必须要走好四步：

第一步，作好动员，学习文件，武装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端正态度。

第二步，紧密联系本地区、本单位实际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第三步，以领导班子为重点，突出思想整顿。

第四步，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，选举支部领导班子。

他最后加大语气说：“同志们，只要我们认真学习上级文件，结合站北区的实际，理论联系实际，领导班子成员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团结一心，努力工作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把这次整党整风工作搞好，给县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”话声刚落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一个同志说：“哟，‘文化革命’头十年，我们没有听过这样亲切的讲话啰！”

散会了，参加会议的人有的说说笑笑走下楼，有的沉默不言，有的你让我先走，我让你先走，互相谦让，还有的围着钟书记问这问那。钟书记微笑着一一作了回答。

站北区委区公所的各位领导，认真学习文件，对照自己进行了自我画像，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冬至这天，天下着小雨，区委、区公所的领导干部在区委书记和钟书记的带领下，分乘两辆吉普车到了水井寨大队，上午参加队里薅油菜，下午在大队办公室召开民主生活会，互相展开认真的批评，直到深夜12点还没散会。会上，有人提出区委组织委员家里每年喂两头大肥猪，除杀一头过年外，就把另一头杀了背到厂里去卖，这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坐在办公室角落边的区委组织委员低着头抽着烟，会场里静得出奇，大家你望我我望你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这时，钟书记站起来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的会开得太晚了，吃过晚饭，大家没有休息，接着开会，一直开到现在都很辛苦，我看这样吧，今晚会议就开到这里，同志们提出的问题，组织委员和他的爱人把猪杀来

背到厂里去卖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？该不该批判？我和陆书记商量以后再告诉大家。陆成书书记你留下来一下，小周你也不要走！”钟书记看了看陆书记，又转过脸看了看周金亮。

开会的人们陆续散去。

“成书，你谈谈刚才有的同志提出的对组织委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吧！”“走哪样资本主义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工作积极肯干，也很吃苦，就是家里有些困难，爱人家在带几个娃儿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头上还有一个 70 多岁的老母亲。他在区里工作，下午一下班，有时就往家里跑，很少住在区委安排的宿舍里，隔家远，有时赶不上车，偶尔迟到次把，大家有些意见，还说我袒护他呢！”成书书记望着钟书记很认真地说。

钟书记说：“有一次，是星期天，我坐车到鸡场公社去，从客车上看他背着一大花篮猪草，他爱人挑着一挑空粪桶，桶里放着两把锄头，左手牵着一个小娃儿，右手拉着粪桶绳，我就想，我们这些农村干部太辛苦了，尤其是半边是农业户的干部，农忙时，犁牛打耙帮不上忙，农闲时，有的人家大物小事插不上手，猪瓢把把都摸玉，好不容易才把一个小猪喂大，长成肥猪，为了几个钱把猪杀到厂里去卖，工人兄弟们在食品站每月只能按肉票买 2 斤猪肉，他们拿肉到厂里去买，一方面他们家有了收入，另一方面，过年了，工人兄弟们得肉吃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这哪是走资本主义哟？这样吧，成书，我和你分头找几个领导谈谈，这件事就算了，大家不再提了，更不要讲再开哪样批判会。在这次整党整风中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啊！”

组织委员没有受到批判，他家把猪肉背到厂里去卖这件事从此没有一个人提出来。他的工作更加勤奋，星期天区里无事也抽点时间帮助家里，但没有迟到了。

一天中午，阳光洒满区委大院，室内温度比前几天升高了。周金亮在铺上铺着文稿纸，正在写第三期简报，突然，楼下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喊声：“周金亮，周金亮，小周在吗？”周金亮拿着笔，拉开门，答道：“在，在。”一看是组织部的黄干事就说：“上来坐吧，黄干事！”黄干事上楼站在门口说：“小周，你们四人就住在这里吗？”周金亮说：“是的，来的五人除钟书记外都住这里，钟书记家在厂里，离这里近，他住家里，我们四人有一人因公社工作需要，只来几天，组织部通知他回公社去了。另一个前几天回去摔坏了脚，在家治病，这段时间没有来！”“这两个的情况我晓得，还有一个呢？”黄干事问。“这一个一方面搞外调，另一方面他

又担忧他们学校的工作，今天回学校去了。”“好吧，金亮，屋里凉，外边阳光好，我们在外边找个地方坐着谈一谈。”

周金亮走进门拿起笔记本，关上门，跟在黄干事后边来到供销社楼脚的院坝里，院坝侧边堆着一堆杉木棒，一颗颗抓钉扣着一棵棵杉木，阳光照在杉木上映出淡淡的光。黄干事看了一眼杉木堆说：“我们就坐在这堆木料上摆一摆吧，这里暖和。”

俩人坐在杉木堆上，黄干事坐左边，周金亮坐右边。周金亮打开笔记本，提起笔准备作记录。他想：黄干事从部里来，一定要传达部里的精神，我一定要认真记录，之后好给钟书记汇报。他刚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时，黄干事说：“金亮，用不着记录，我想问你几件事，你就按我问的回答就行了。”“你家几个人？”“5个人，爱人唐志丽带两个小孩在家，唐志丽在龙山民办小学教书，儿子上小学一年级，女儿才五岁，跟她妈妈在学校玩。另外，我的父亲已85岁，生活由我们五个弟兄负担，他吃的包谷面由我爱人唐志丽每个星期给他推好筛好送去。他还能自己做饭做菜。”周金亮看了看黄干事后说。“家里有困难吗？”“没有啥困难，就是吃水远一点，一到冬天就要到几里路远的地方去挑水，在镇兰中学教书时，我已经托人帮忙，想把家搬到镇兰镇西门队，这一次抽到组织部来搞整党整风工作，只有等任务完成以后，回到镇兰中学才能考虑搬家的事。”“这两期简报你是在什么地方写的？”“在床上铺着纸写，有一期是在供销社食堂的火边打的草稿。那天天气冷，手冻得厉害，我就在火边打完草稿，在床上抄正后送组织部的。”“啊！部里的同志也很忙，你们下来的同志也很辛苦。”黄干事又问了周金亮在师院读书的情况，在镇兰中学教书的情况，最后说：“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！”“黄干事，前几天，我们已转到粮管所食堂吃饭，三角钱一餐，伙食还不错，你就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吧！”周金亮很诚恳地说。“不吃了，部里忙得很，又是干部考察，又是整党整风，我就赶过路的班车回部里，吃饭的机会有的是。”“现在已经五点钟，离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钟头，你就吃了饭才走吧！”“金亮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吃了晚饭就赶不上车了，再说我办公室的火炉子还要我去糊好明天才有火烤呢！”

周金亮陪黄干事到了站北汽车售票站找到售票员小谢，小谢一看是这些天在区里工作的周金亮就说：“班车快过完了，只剩定县开往红阳的最后一班车。你们进来烤火吧！等车一到，我给师傅讲，挤也要把你们两人挤到青州县城。”“小谢，只黄干事回去，我还在区里工作。”话音刚落，从定县开往红阳的班车已驶到车站。师傅停下车喊：“小谢，车坐满了，一个空位也没有，我开车啰！”小谢

听到喊声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门：“师傅！师傅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我这里只有一个乘客，请你一定给我把她载到青州！载到青州！”“让他上来吧。”师傅以为是男同志，一看是一个女同志，就说：“上车吧！不上车，今天就没有班车了！”

周金亮和小谢站在客车旁边招着手，望着客车徐徐往前驶去。

1978年3月初，周金亮回镇兰中学领粮票、领工资，在操场里遇到在镇兰中学读初中时的班主任刘老师，刘老师说：“金亮，学校已经收到文件，3月3日县委组织部下的文，你已经调组织部工作，不在镇兰中学了，走吧！到我家里坐坐，到家坐坐。”刘老师边说边拉着周金亮的手朝家走。周金亮边走边说：“刘老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，今天我是来学校领粮票，领工资的呢！”“我什么时候会说假话，支书昨天还把文件在全体教职员会上宣读了呢。”

周金亮在刘老师家谈了一个多钟头，临走，他紧紧握住刘老师的手说：“刘老师，刘师母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培养，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，到了组织部，我一定虚心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团结同志，尊重领导，请你们放心！”不知是想起老师对自己的培育，还是要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，离开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学生们，他眼里噙着的热泪一颗颗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周金亮赶紧松开左手从裤包里拿出手帕不住地擦着双眼，右手依然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。

“去吧！金亮！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。工作之余，经常回母校看看，看看你的老师，看看你的同事，看看你的学生，我们和母校时时刻刻欢迎你。”

周金亮慢慢松开手，转过身，擦了一把眼泪轻轻下了屋前的石梯，一步一回头向站在门边的刘老师、刘师母挥手。

回到站北区的周金亮，每天仍参加区委的学习会，揭批会，仍完成他写简报的工作任务。

3月10日清晨，站北区大街小巷被大雾笼罩得五步之外看不见对面来人。公路上行驶的一辆辆汽车打着车灯，汽车喇叭一声又一声，有的驾驶员怕出车祸，干脆把车停在公路边，等大雾散去才行驶，一直等到上午九点，雾散太阳出。周金亮拿着写好的第三期简报走下楼，抬头一看，天空万里无云。他拿着简报走到区委办公室，想给区委秘书说一声，自己要到组织部交简报。还没等他开口，秘书就说：“周同志，刚才接组织部通知，叫你下午带上洗漱工具到组织部报到参加县里的工作队会议。”“哦，我正准备给你讲一声，我要去交简报稿子，既然部里通知我去开会，我准备拟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小结报给钟书记，下午才去县里。”

周金亮认认真真翻看了从1977年11月到1978年3月9日的会议记录，再一次学习了县里发的整党整风文件，草拟了简单的工作小结，抄正后折放在笔记本内，心想，钟书记多数时间是自己写发言稿，还不知道他用不用这个小结呢？

这天下午，当他穿上衬衣、制服，背着挎包，上车来到县城，下了车走到县委办公室门口时，一眼就看见站在大门边正在和两个人说话的田部长。田部长看见周金亮后对那两人说：“就这样吧，你们回去抓紧办理，其他事以后再说。”侧身过来，很亲热地说：“小周，你来了，明天上午八点在百货公司会议室参加会议，你已经调组织部，会后，把行李从站北区搬来，有新的工作任务。”“部长，我怕做不好。”他望着田部长诚恳地说。“只要肯学习，部里有文件，有书，多学习文件，多看书多实践，会慢慢适应的。”田部长对周金亮说。

3月11日上午8点，抽到县里参加整党整风的工作队员和六个区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书记，公社党委书记几十人集中在百货公司会议室开会，会议由钟书记主持，他宣布首先由田部长传达县委组建工作队的文件。接着县委书记讲话，他要求全体参会人员充分认识整党整风工作的重要性，要求大家要认真学习中央军委的有关决议，特别强调要加强纪律性，加强工作队的自身建设，并对工作组、工作组成员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大会以后，钟书记组织大家讨论，讨论中，田部长宣读了省委37号文件，主要是省委整党整风的情况通报。

坐在会议室里的人们，有的吃叶子烟，有的吃着香烟，太阳从窗户射进会议室，室内闷热难忍。有几个人还把外衣的纽扣解开，坐在窗子下吸收微微的凉风。周金亮也热得难受，也解开了上衣纽扣，一边听大家发言，一边认真作记录，不时也抬头看看窗外边射进屋里的阳光。

第二天，继续讨论。晚上周金亮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把被子压得紧紧的，可是，手还是僵，脚还是冷。十点过钟，他睡在床上听到外边两个人说话：“鬼天气，说变就变，今天还是大太阳，坐起都淌汗，这个时候，又是毛雨，又是凌花花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人心难改，天变一时嘛，你只看到凌花花，还飘着雪花呢！”“不讲了！不讲了！进屋睡吧，不要大声讲话，吵醒别人。”另一个人轻轻地说。

天蒙蒙亮，周金亮实在睡不着，便翻骨碌起床，走到外边一看，大饭店前面家家户户房顶上一片白色。他“呵”了一声，缩回床边，拿起洗脸帕、漱口缸，走到洗脸间，一边洗漱一边想：等天亮，我先回站北区拿棉衣穿，还要加两条裤子，回

来后才参加会议，冷得发抖，开会也不安心啊！

售票员还没来上班，他早早到了售票窗口处，边踏脚边等售票员售票。来到站北区供销社宿舍，穿上棉衣，加了裤子，跑下楼，在站北汽车站等过路客车。

这时候，组织部田部长在办公室里对黄干事说：“黄干事，你去百货公司会议室找一找周金亮，把他叫来，我们研究一下会议总结的事，这次会议总结由他执笔写。”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黄干事放下手里的书来到会议室，他问钟书记“周金亮到哪里去了？”钟书记说：“我还以为他在组织部有事呢，上午没来参加讨论。”黄干事想，他没有在组织部，也没在会议室，他是教书的，会不会到教育局去了呢？黄干事跑到教育局一问，教育局的同志们也没有看见周金亮。

黄干事回到组织部，向田部长汇报，没有找到周金亮。

下午，周金亮穿着棉衣回到组织部，黄干事说：“金亮，今天上午田部长叫我找你写会议总结，把我找得好苦，我去了会议室，去了教育局就是找不到你。”“对不起，天气太冷，我买了去站北的头班车票，回去拿棉衣穿去了，害你找苦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应该给部长和你们讲一声，免得你们到处找我。”讲这些话时，周金亮显得十分内疚。

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大大写了一个“误”字。错误的“误”，接着写道：金亮啊！金亮！今天天气-2℃，固然很冷，可是去站北拿棉衣你应该给部长请假，给部里的同志们讲一声也好，你怎么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呢？一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干部，还能成为一名组织部门的好干部吗？记住这次教训，永远做一个遵守纪律的人才对。

听黄干事说要叫他写这次会议总结，周金亮打心里紧张极了，他想：我在学校教书时，在龙山耕读小学写过学校总结，那时自己自觉写，上边没有要求民办学校要写总结，自己写好后，自己刻印，发给各位老师，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。在镇兰中学教书，在铁门搞社教也写过总结，那些是先做后总结，这次写的总结，既对会议总结，也要对今后工作提出要求。

3月14日下午，在组织部会议室，钟书记、田部长召开会议，研究如何写会议总结。田部长说：“这次会议总结由小周写，听一下钟书记的意见，看看从哪些方面写。大家也可提一提。”

钟书记说：“总结上，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，对公社的整党整风要提具体些，便于工作组的同志们操作，对原试点的几个公社和区要强调抓好巩固工作，总的由田部长提出总结要求。”黄干事说：“总结里要加上三会一课内容，不要整党

整风就忘了三会一课。”最后，田部长说：“总的一定要按中央、省委、邵安地委的文件精神写好这个总结，我看可由几个方面写，一是会议概况；二是目的与要求；三是会议解决了哪些问题；四是今后怎么办；五是对工作队的要求，这五个方面又分别要写细，按照钟书记说的写具体，便于大家好操作。金亮，你就加点班吧！”他又补充说：“你还没有办公室，就在办公室里面那一间的办公桌上写，那个同志外出调查去了，不用办公桌。”

难点解除了，如何写这次会议总结，从哪些方面写总结，钟书记、田部长交待得清清楚楚。周金亮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想了想，按照领导要求理顺提纲，一个上午完成了写作任务。下午，他走到部长办公室，将总结送给田部长，田部长说：“你在办公室等一等，我看完给你拿过去。”周金亮回到办公室，边看报边等田部长修改写好的会议总结。不到 20 分钟，田部长拿着稿子走进办公室对周金亮说：“可以，就这样定稿，你看这两处我作了一点修改，抄正时，注意加进去。哟，抄正以后来不及打印，明天上午，钟书记按稿子先讲，之后，你们才打印好往下发。”

周金亮接过总结修改稿，抄了一下午。

这次会议整整开了六天，青州县委从县直机关抽出 172 名干部，组成整党整风工作队，负责整党整风和“农业学大寨”工作，工作队分公社工作队、机耕修理组、面上检查组。集中学习 6 天后，于 21 日进驻公社，开展工作。周金亮被分到整党整风办公室，有时也参加检查组工作，接受任务写简报。

2

坐落在县城东南面的青州县委大楼是一幢仿苏建筑，上下三层，1958 年建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大楼前后都是果园，有桃树、梨树，还有青州县城出了名的花红树。大楼左前园里有几棵双手才能合抱的梓木树，一到春天，桃花怒放、梨花似雪，花红花儿半红半白，果园中到处是鸟儿，鸣声婉转。

大楼左前方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，前边是县委书记三间食堂，左边隔一条小路是县委小礼堂，右边有四幢砖木结构的小瓦房。大楼园子后边的左方是厕所，紧挨厕所是一长幢小砖瓦房，这幢房专门为单身汉所起。大楼右边是县委招待所，“文革”以后改作宿舍。招待所左前边有一个水管，干部职工有时在这个水管下边洗菜。

周金亮还没把行李搬来，这一天，田部长找到县委办兰科长说：“兰科长，刚

调进组织部的小周回镇兰中学办调动手续去了,请你给安排一间宿舍,还要一间单人床。”兰科长从办公椅站起来说:“田部长,你是知道的,白果树后边的四幢房子挤得满满的,县委后边小瓦房一间也不剩,最后一间安排给黄副县长,他爱人在农村,听说要搬来,都没办法安排,你看就连大楼上的卫生间都腾出来给单身汉住了,很对不起,实在没有办法。”兰科长为难地说。“没有寝室,你就给他找间床吧!”“床倒是有的,只是有点烂。”“不要紧,只要能睡人就行。”“好,我带你去在厕所侧边的保管室看一看。”说着,两人走出门,穿过小路,兰科长用钥匙打开保管室的门说:“你看,就只有这一间床了,脚有点坏,用钉子钉钉还可以睡。”

周金亮回镇兰中学办了调动手续,在派出所办了迁移证,在粮管所办了粮食手续,回到站北拿上行李乘车回到县委组织部。刚一进办公室小门,看见田部长正在接电话,他不等电话接通,放下电话耳机说:“走,我已经给你找了床,下楼去,把背包放在小肖的寝室前边,我和你把床拿出来,抬到水管边洗一洗,晚上就可铺铺。”

田部长走在前,周金亮跟着他下了楼,走到保管室门口,把门销掏开说:“我给兰科长讲,你很快就回来,叫他不要锁门,快,把行李放下,我们两个把这间床抬到水管边洗一洗。”周金亮放下背包说:“部长,你回去吧!我自己抬床出去洗。”“小周,你刚刚来,不了解情况。”说着,动手就去抬床枋。两人一前一后把床抬到招待所前边的水管处,刚放下床,田部长急速走回组织部拿来两块擦桌帕,递一块帕子给周金亮,拿着一块帕子,扭开水龙头,让水哗哗地冲洗床架、床枋。一边说:“我冲,你洗。”周金亮实在过意不去,苦苦要求:“部长,你回去吧!你回去吧!我一个人慢慢地洗。”“小周,说什么呢?你看,我俩不是很快就洗好了吗?”边说边用帕子擦床板。“好吧!我去叫小肖把钥匙拿来,你先把行李放进宿舍,擦完那块床板,我来和你抬。”

小肖开了宿舍门,田部长和周金亮从水管边抬回洗好的床,晚上,周金亮铺好铺,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想着当天的一切,并告诫自己:金亮啊,你一定要永远记住,这是同志们的爱,是领导对自己的关怀啊!

3

工作组按照县委的安排,去大队的工作组在20日到组织部领取炒菜的铝锅,烧开水的水壶,21日各工作队(组)整整齐齐到了公社,到了大队。他们人人都明白,这是县委交给自己光荣而神圣的任务,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好。在和群众